

## 文峰塔

应敏明

我这人大概属猫,一天不沾鱼鲜,就会想念。众多的鱼类中,我最喜欢鲫鱼,鲜咸皆宜。

民谣“三鲞四鲫”。四月大麦收割时,鲫鱼最是肥美,称之鲜白鲫鱼。有句成语,淮橘为枳,说的是淮南的橘树,移植到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树,果实味道就不同了。鱼和淮橘一个理,换个水域味道就变。不说远的,同样在宁海,长街边的海,薛岙边的海,一市边的海,流着同样的东海海水,每地海鲜的味道就有差异。比如铜盆鱼,薛岙为最,蛭子,长街称王,而鲫鱼呢,则是一市海边的最佳。一市有个自然村,叫青山脚,说是青山,其实不过一座孤零零的山丘,东南面就是海洋,此处有一闸门,闸门外一片海域里的鲫鱼最为肥美。闸门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水泥钢筋结构,模样古老。平时隔开咸淡水,大潮汛时阻挡咸潮入侵,暴雨季节会开闸,淡水冲进广阔的大海。可能是咸淡水交融,水温适宜,海藻丰富等原因,此处便生出最好的鲫鱼。

## 闲话鲫鱼

我有位兄长,当年下放到青山脚,至今说起鲜白鲫鱼,劲头就来。他说,当年闸门外的海域,鲜白鲫鱼多,收割完大麦后,他的房东队长,便带领队里社员,开着三板船去捕捞,一网下去,捞上白花,鲫鱼成群。他还说,捕捞鲫鱼要用宽网口,鲫鱼头尖齿竖身扁,凶猛,一网下去,它会乱冲撞,网口稍宽鲫鱼头钻进去,鱼身便卡住了。每次捕捞完毕,房东队长总让他提上几条回家。

每年到了青山脚捕捞的季节,我母亲都会托人去那里买点鲜白鲫鱼,可连续吃上一季。这四月鲜白鲫鱼作为时令菜肴,极鲜美。但品这鲜美也要付出一些代价,鲫鱼刺多,又硬又细,食之不慎会伤喉咙,没牙齿的老人更是无法消受。可能因此这一缺点,鲫鱼价格要比黄鱼、鲳鱼、带鱼便宜,名副其实的价廉物美。鲜白鲫鱼最好的吃法是清蒸:选七八两大小的鲜白鲫鱼——大了肉粗,小了肉飘。洗净,去内脏,留鳞,盛在土碗里,放点葱,然后放在竹笼上蒸,蒸熟后浇上熟油和酱油即可。熟否,看鱼眼是否突出,突出即可食。这种吃

法,断不能放其他辛辣佐料,放了会伤其美味。

我喜食鲜白鲫鱼,也喜食咸鲫鱼。旧时没冰箱,腌海鲜是不二选择。沿海地区,不管海边人、山里人还是城里人,都喜欢这一口。宁海人吃得咸,咸冬瓜、咸雪里蕻、咸蟹、咸鱼,都是咸下饭,但对于我来说,咸的菜肴里数咸鲫鱼下饭最落胃。这咸鲫鱼,要腌得久,腌得发黄发油,干瘪得像只穿久的草鞋时,肉质才酥软喷香,最是好吃。如果再能加上五花肉饼一起炖,味道更是锦上添花。每当轮到这碗肉饼炖咸鲫鱼上桌,我就胃口大开,会多吃上两碗白米饭。更有意思的是,每次等吃到只剩下鱼刺时,我会拿来大碗,盛上鱼刺和残渣,倒入一两调羹米醋,抓上一撮葱花,冲入滚烫开水,一碗极好喝的咸鲫鱼刺汤就呈现在面前了。该汤咸酸适宜,鲜口、爽喉,生津。我经常想,当年乾隆下江南如果喝了此汤,恐怕会“乐不思归”。

说起咸鲫鱼,我是最熟悉不过了。四十年前,我在供销社开过三年小店,卖过水产品。那时,小店要腌制咸鱼。我同店的章师傅,新中国成

立前开一爿老字号咸货行,身怀腌鱼绝技,什么鱼他都会根据鱼的特点腌制,很有名。平时他说起带鱼、咸黄鱼、咸乌贼、咸蟹、咸鲳鱼等等,总是如数家珍。章师傅腌鱼,我打下手。章师傅说,越咸,腌的时间越长,咸鲫鱼的香味就越足。章师傅有句口头禅:“海蜆三矾,鲫鱼三抱”,其中“鲫鱼三抱”,说的是鲫鱼独特的腌法:首先找来盛具土缸龘,宁海人叫“七石缸”,此缸质地较粗,不吸,鱼身抹上盐,鱼鳃塞进盐。第二次,过三五天,手法一样,重复加盐。第三次,再过三五天,将每条鲫鱼沥干,入腌,再压上石块,最后,章师傅用干稻草扎紧压扁封龘,再盖上厚木板。这样即使放上一年时间,咸鲫鱼都不会坏。要起缸至少半年后,这时的咸鲫鱼,鱼肉开始发黄发酥发油,有香味了。那些年,我吃的都是章师傅腌的咸鲫鱼。

我离开小店那年,章师傅才告诉我,腌鲫鱼尽可能用新鲜的干稻草扎紧压扁封龘,再盖上厚板,这是他的独门秘诀,用不用此法,腌出来的咸鲫鱼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## 春日挖笋记

蔡能平

我家的竹园并不大,一块是村里分来的,一块是勤劳的父亲在几年前开垦培育而来的。如果两块地相加,也就3亩左右吧。所以与那些挖笋要带干粮中饭的笋农相比,我回家挖笋就多了份气定神闲,少了份汗流浹背。

午后,母亲因惦记着茶园里的茶芽儿,就与大姐捧着竹篮采茶去了。这时父亲说:“我去竹园转转,看看能不能挖到些笋。”我听后,也雀跃着跟在父亲身后。

梯田里的油菜花正黄得耀眼,黄得让人妒忌;而洁白的梨花,则让人多了一份宁静舒心;池塘里,春水波光粼粼,草摇水动,美不胜收。此时,要不是父亲已快走到竹园边,我肯定还会站在春光中,好好地近瞅远眺一番难得的山野春景。

“笋,我寻到一株了。”父亲欢快地说着。我连忙跑过去。真的,父亲脚前果真隆着一个有许多条细缝的绿色土包。在细缝的正中处,探出了绿莹莹的笋芽儿。经过中稀之年的父亲,还是蛮有力气的。

于是,我也东张西望起来。说来惭愧,虽说是农家子弟,但上山挖笋我可不在行。但今天,我一定要找到几株,不然回家不好向女儿交代。我加快了寻找的速度,可是,有的地方覆盖着厚厚的黄竹叶,有的地方被枯草占着,有的地方刚被父亲挖过,一时,我竟找不到一丁半点的“蛛丝马迹”。

“谷雨笋尖齐,立夏笋三稀。”父亲看我还是一无所获,就转到我跟前讲了这句农谚。

哦,怪不得这笋这么难寻。原来清明时节,竹园里的笋儿还躺在地底下睡懒觉呢。只有到了谷雨前后,这笋才会噌噌地不断往上冒,到那时,想挡也挡不住了。记得小时候,村里就发生过笋儿钻破水缸、顶破灶头的趣事。

就在这时,我感到左脚踩过的

土堆有点不对劲,踩下去很松软。会不会脚下有笋呀?我顿时来了精神,停下来细细观察。这个土堆虽高,说没有刚才那个明显,但鼓鼓的样子,好像在说: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于是,我用竹枝挑拨小土堆,果然,没两下子,蜷曲在土堆下的笋尖儿便露出了真容。

“我真看到一株了。”我开心地喊着。父亲忙让我在笋边插根竹枝,等会儿他过来挖。于是,我便得意地回头,向身后瞧了一眼。谁知,就这一瞧,我发现刚刚走过的地方,竟然还有一株笋,而且还冒出了地面。看来这寻笋的事,还真有点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的味道。

“爸,让我也挖一下。”我一边说,一边走过去拿锄头。父亲把锄头递给了我。

一、二、三……没挖几下,我的手就不听使唤了,额角也冒出了星星点点的汗珠。有几下,锄角甚至还碰到了毛竹根,碰撞发出了“嚓嚓”的响声。站在旁边的父亲心疼不已,忙又抢过锄头。“还是我来吧,这把新锄头50元,要是锄角被你挖断了,就不划算了。”

一、二、三……父亲挖得非常干脆。圆滚滚的笋肚儿和粗粗的笋儿,渐渐地在笋坑中露出了脑袋。这时,父亲放下锄头,单膝跪地,用双手一点一点挖掉笋根旁边的泥土,好像把笋当宝贝似的。不一会儿,一截笋根也清晰地露了出来。这下,他满意地站定了,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说:“好了,我们顺着笋坑的底部挖下去,这样挖上来的笋,才有鼻子有眼。”

话起锄落,一株笋壳上还带着些许泥土的大笋,被锄角轻轻拖了上来。

“爸,休息一下。”我边捧笋边跟父亲说。

“还好,笋坑中只有一株笋。有时运气实在太好,笋坑中躺着四五株笋,那才叫累呢。挖又挖不来,离开又舍不得……”父亲笑着说。

## 老木

徐巧琼

明张岱云:人无癖不可与交。翻成大白话应该是:一个人如果没有啥爱好,那就不用跟他打交道了。照此类推,老木这家伙,应该是值得深交的。

老木并不“木”。早在二十多年前,其他同学都骑自行车时,他早早开上摩托车了,下课铃一响,连人带车,绝尘而去。2002年左右,我头一次逛论坛、玩户外时,他已在里头混得风生水起,网名都换了几个了。电动驾驶兴起,他又率先淘汰了燃油车,喜提电动汽车一辆。

但在很多人看来,老木还是有些“木”。他戴眼镜儿,镜片厚度蔚为可观,记得读书时有一次,他曾弓着背,盯着旁边女生的脚看了很久,眼睛都不眨一下,把女孩子都看得脸红了。后来我们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:我看她脚上的袜子很好看,但层层叠叠的,又不像是袜子。对了,她脚上到底穿了啥啊?

单位里,老木独来独往,却又乐在其中。他精通业务和制度,可也常常死守着制度不放。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,他的头衔,从“小木”变成了“老木”,有时也会被称作“木老师”,却始终待在大厅里,向前来办事的群众人员讲解政策。一天的话量总是有限的,所以下了班,老木就成了空气般的存在。

老木有一妻一女。木嫂爽朗,只要她在,周围全是她的笑声,木女偏执,凡事有主见。在妻女面前,老木很尽责地扮演着背景墙的角色,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;暗地里,他常把她们叫做大女儿、小女儿;要是遇到大女儿意见不一致时,老木就会偷偷躲起来,装作什么都没看到,偷偷听不见。

某年六月,木家女儿高考结束。待到选志愿时,老木往好友群里发信息:不好了,大女和小女为了争志愿权,斗起来了!

我们的共同好友——程序员老港随即响应:这事你当爸爸的应

该发言。老木说:我跑了,眼不见为净,留大女在家严防死守。老港急了:老木,在这种情况下,你就要跟大女站在一起,以选女婿的心态来处理,不能眼着闺女和“渣男”混。老木不响。顿了一下,老港又说:你看我,跟渣男纠缠了一辈子,有啥出息呢?千万别让闺女走我的老路了。老木还是不响。

老港是位老司机,也是老木的好兄弟。二十多年前,两人就一起骑摩托、爬山、拍照、烧烤,如果不算上工作、睡觉,哥俩待在一起的时间,比任何人都长。

疫情结束了的夏天,比以往更加热,却阻挡不了老木探索世界的脚步。一到周五,老木就挨个问:双休日有什么活动?我们都不吭声,只有老港肯搭理他。于是,两人顶着个大太阳,汗流浹背地去爬山了。

跟老港混久了,老木也成了驴友,哦不,应该是驴友的升级版——末日生存狂。老木的汽车后备箱,堪比哆啦A梦的四次元口袋。掀开后,伸手一掏,折叠椅、茶具、煎锅……什么都有。再往车里看,买来才半个月的新车,大小袋子挂满车厢,塞着各种药物、食品、应急装备。我们问老木:如果困在车里,他能待多久,老木说:只要有氧气,活一个星期不成问题。

跟老木一起,那是一个特别需要运气的时候,那就是:不能当着木妈的面,叫他“老木”。要不然,木妈会有意见:什么呀?我们家阿木还嫩得很呢,不能叫老木,叫小木,知道吗?小木!

木妈今年83岁,个子娇小,爱穿粉色衣服,语速快、脚步也不含糊。我们这边还在路上走,她早一路小跑,遥遥领先了。

我们家阿木小时候可乖了,你看他又稳。对吧?木妈问我们,看得又稳。

我们赶紧点头:是啊,老木哦,小木真是个好孩子哇。

木妈满意地把眼睛投向她的儿子。老木抿着嘴角,缓缓地转动着方向盘。我的同学老木,七零后老木,从未像此刻这般温顺。



## 新视界

茶韵 (雨果 摄)

第904期  
潘丁寿  
山景雁

## 春光里的天伦之乐

仇叶祥

3月31日,星期天。天气预报:晴。而实际情况是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,天刚亮时几道闪电,几声闷雷,就下起了大雨。天下大雨,把我的晨练计划打破了。

吃过早饭,雨仍在下。我打开电脑,正在寻找自己想看的节目,雨声中传来“爷爷奶奶开门”的声音。这清脆的声音,正是我家孙女的喊叫声。我隔着玻璃窗,用遥控器打开了大门,急匆匆下楼去迎接他们。媳妇进门后告诉我,上午他俩俩有点事,女儿让我们照看,我俩不亦乐乎。

孙女的到来,老两口都很开心。老伴拿出水果,吃食招待孙女。我在客厅打开电视机,寻找孙女喜爱的少儿节目。屋里有人一直下着,我和孙女看了半个多小时电视,考虑到要保护小孩的眼睛,就按了暂定键,站在走廊上看雨中的燕子。

这是一对红下巴燕,个子虽小但特别灵敏,在我家屋檐下筑窝孵子,今年已是第三年了。孙女问:“爷爷

上星期我来看看你们,怎么没有看到小燕子,它们是从哪里来的?”我说:“冬天它们去南方避寒,现在春天到了,天气暖和了,它们就从南方飞回来了。”她接着又问:“南方在那里?”我说:“在海南岛啊!”孙女刚满周岁时去过三亚,好似对海南岛还有点印象,忽闪着明亮的眼晴点点头说:“啊!那么远,小燕子飞来太辛苦啦!”我说:“这两只燕子,是不是去年就住在这里的燕爸爸燕妈妈?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“那它们的燕宝宝在哪里?”我答:“燕宝宝已长大,各自在别处搭建新家了。”她又问:“它们会来看燕爸爸、燕妈妈吗?”我说:“会,一定会的。”小孙女笑了,笑得很开心。

临近中午,天终于放晴,孙女提出要去爬小山,我愉快地答应了。我家住在杜鵑巷,东面不足百米就有我家小山。天刚下过雨,把泥石路面冲洗得很干净,但有点滑。我俩大手牵小手,互相提醒,互相鼓励着,小心翼翼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。

走着走着,孙女看到路上有一条蚯蚓在翻滚,身上沾着很多细泥沙。蚯蚓两头尖尖,全身光溜溜的,样子

有点可怕。我告诉她:“蚯蚓是益虫,它会钻地打洞,帮助庄稼松土,让庄稼长得更好,它是我们的好朋友。”孙女听后笑着说:“它是我们的朋友,那就是小可爱,我今后就不怕它了。”

我们继续向上走,路边草丛中有几只蝴蝶,在地面上翩翩起舞,吸引着孙女的眼球。还有在花丛中飞来飞去,嗡嗡叫着采花的小蜜蜂,更加开心了。她说:“爷爷,春天真美丽,我太爱春天了。”我笑答:“春天百花盛开,冬眠的小动物都睡醒了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,也是小朋友们成长的季节。”她伸出小手为我点赞!

快到小山坡时,泥路上发现有一条死蚯蚓,孙女就问:“爷爷,这条蚯蚓怎么死了?”我说:“很可能是有人走路不小心,把蚯蚓踩死了。”孙女说:“小蚯蚓太可怜了,我们以后走路说得小心点,不要踩到小动物身上。”说着说着,我看到她眼圈发红,眼睛里已含着泪花。

十多分钟后,我们来到山坡上。这个小山坡,其实是个口袋公园,地面上铺着草坪,草坪正在发青转绿。公园里还有各种花木点缀在草坪上,迎春花、茶花、剪七花、紫荆花、樱花

等争相怒放,发出阵阵清香。山坡上的公园地面凹凸不平,低洼处积着水,刚下过大雨,就成了小水塘。小水塘边的草长得快,叶面碧绿碧绿的,上面还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。雨后山上的空气特别新鲜,山林中传来一阵阵鸟鸣声,祖孙俩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。

孙女在潘天寿艺术幼儿园中(2)班,当她看着身边绿油油的小草时,触景生情地告诉我,在幼儿园刚学会唱《小草》这首歌,很想在这里表演一下。我连连说好,并鼓励她大胆表演,爷爷给你录视频。孙女就像上台表演一样认真,自报家门后,边唱边表演起来,远处森林中有鸟鸣为她伴奏,表演时人影倒映在水塘里,更让人耳目一新。表演结束时,她还很规范地行了个“谢谢大家”的鞠躬礼,可惜大拇指为孙女的精彩表演点赞。这时她奶奶也爬上山坡,叫我们回家吃中饭。

今天,我们祖孙走进春天,拥抱大自然,在美好的春光中,进行心灵的对白,这既是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,更是人间最美好的天伦之乐!